

## 拳擊之路

本來是想把寫在月記上的小說投稿到系刊上，不過由於一直沒有發回來，索性另外寫一篇有關自己的興趣的故事。全自傳性質，沒有虛構的成分。(學弟妹我絕對沒有要拖稿的意思...)

起初看到拳擊是很小很小的時候在晚上吃便當配卡通的時候，“第一神拳”裡面的角色打得虎虎生風，那個時候覺得裡面的情節很誇張，打得要死要活的感覺很累，雖然我看得很爽，因為他們的動作很帥ㄉㄉ(現在根本不看了，真的很誇張)。隨著升上更高的年級，生活、作息隨之改變，也就沒再繼續接觸了。



(來源:google 圖片)

### “大一時期”

有天偶然發現上安學長(也就讀本校，831 法律系)有在練散打，一時興起就拜託學長帶我去學院去看看。起初學長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跟我說“很累喔，確定?”當時剛進學校的我還很狂，想嘗試很多東西(到現在也還是很狂，都沒在讀特考的書ㄉㄉ...)，二話不說就去了。那間道館坐落於桃園市區中正路上的排屋建築群的二樓。樓下有很多賣吃的店家，練完剛好下來吃晚餐。我倆站在前往道館的樓梯前。學長隨興地說:“走吧”我就亦步亦趨地跟上。樓梯很狹窄，牆上有貼一些兩岸四地的泰拳、散打比賽的海報。空氣中有一種，汗臭還有霉氣的複雜味道。抵達道館所在的樓層，地上是小片小片、市售廉價巧克力大小的磁磚所構成的地板，道館裡有鐵鍊的撞擊聲以及打擊沙包、人體生出的“嘶嘶”聲、以及跳繩拍及地板的聲音。對應街上的商家(有些港市茶餐廳)，讓我有種進入到香港某個街區的感覺，雖然我對香港的印象僅止於八九零年代、千禧年左右的電影畫面。我脫下鞋子，怯生生地走進去由大片巧拼鋪成地板的道館。開始了這條叫做拳擊的不歸路。

(兩年後，也就是今年，“范 sir 格鬥學院遷址”，新的場館已經初具規模，可以比得上目前市場上主流拳擊、格鬥館，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練習。)

(不是葉佩雯)



(左上:舊址。右上:新館。)

不得不說，我差點吐出來，累到吐的那種。過程我也不想講太多，現在回過頭看覺得也還好了。就是很多體能還有格鬥動作反覆練習。短短的一個半小時，強度堪比我以前報錯組別，多游一倍距離的游泳比賽的感覺。下樓的時候差點跌倒，腿整個軟掉。學長看到我這樣，笑了一下子，然後跟我說，第一天練完，就帶我去吃“黯然銷魂飯”。那家店賣的，真的很黯然，很銷魂，吃起來特別有味道。學長吃到一半，條地問了一句“還想練嗎？”我吸著阿華田，回答“練啊，幹。”

## “大二時期”

由於范 sir 格鬥學院當時周五六日只有教授泰拳跟散打課程，我只能另外找時間練拳擊。

### 一、縣長盃

大二上學期時，位於我家鄉的“中華綜合拳術協會”開幕，有教授拳擊專項課程，並準備舉辦首屆雲林縣縣長盃拳擊賽。受到鼓動的我義無反顧地投入比賽的練習。一個禮拜大約練習八個小時，周末回家還會去拳館上課，加起來就十個小時了。練到天昏地暗，我都不知道當初是怎麼撐過去的。每天揮拳一千下是基本盤，還有步伐、反應力、實戰訓練。這個階段我首先要感謝兩個人：上安學長與郭欣典(841移民組，四家)，一位是當我的教練，陪我練習，另一位是幫我午餐帶下(由於二年級課很滿，我只能用中午練。晚上有空的話再去練一次)，增加我練習的時間，給我最實質的支持。他們都沒有幫我的理由，不過由於有他們的支持與付出的時間，才有現在的我，我必須在這裡特別提及這兩位恩人。



(左上:賽後與教練合影，該屆社會男子組第七量級亞軍。右上:比賽截圖。)

## 二、拳擊天地盃

因為實習的關係，訓練量大減，體重也無法有效控制，只能往上報到第八量級。敗北。有點對不起教練，而且對手其實不強，只是體力太好，也很可惜。(不過他好像也沒很在意哈哈 xd)



(收容所實習期間，剛好有放到假才可以去比賽。不過有機會看到台灣各拳擊俱樂部或道館的選手，實屬幸甚。)

(以上皆非業配)

## “大三時期”

### 一、考教練證

住宿及報名花了不少錢。幸好有看到林明佳教練(WBC 東洋王者 1990-1992)跟通過考試拿到證。

### 二、準備縣長盃及市長盃

這次依然是報到第八量級。兩場比賽間隔兩個禮拜，有點難熬。謝謝羅安廷(841

移民組，七家)在速耐方面為我提供建議。大三之後開始有點認真讀書後，體力一直下降，而且以前曾經苦過，現在的惰性都跑出來了。



(上圖:教練證。由於年齡及協會規則限制，無法越級考證。花了大概六千多塊，早知道離學長家很近就去借住了...)

### “感想”

小小的拳擊臺，明明是拘束一個人，並且讓其拼命打鬥的地方，我卻一直往裡面走。很詭異的一件事情。為什麼我要一直練習拳擊呢?我問過我自己幾次。有可能是喜歡自己義無反顧走進場的瞬間、有可能是喜歡明知道不會贏，卻還是撐到最後的那種毅力、也有可能只是單純覺得練拳擊很帥之類的。其實我自己也不是很具體知道為什麼要練得這麼勤勞，有點像是沒有目的地在練。嗯...就是在練習的過程，我覺得還不錯，蠻享受躲過攻擊並反擊的瞬間、也蠻喜歡跟學長們練習完一起去吃飯的氣氛、在練習的過程中給自己以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等等。堅持這麼久，有點訝異，考到教練證也是在意料之外(雖然不是很難考)。如果以後考不過特考，就可能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吧。

贏是苦難的延續，輸是解脫的瞬間。林明佳教練曾經這麼說過。他家境不好，在當時沒辦法受太多教育，只能做一些苦力活。隻身一人去日本拳壇比賽賺錢是為了養爸媽兄弟姊妹(一場比賽可以賺幾百萬台幣，贏了更多。也因為收入頗豐，競爭激烈，拳手在台上受重傷身亡事件時有所聞)，也是為了可以讓當初栽培自己的教練能夠在以後跟大家說自己的學生是日本拳壇的東洋王者，揚眉吐氣。在日本生活的期間，林明佳教練靠著自己的雙手，攢錢寄回去給家裡，還在日本拿到了大學學位。他也在講座結束之後和我們分享以前他在東京的生活，還有一些女粉絲的事情ㄉㄉ(不過我們都聽得很爽就是了)。當他在賽臺上，快撐不下去的時候，他還是得繼續撐下去。他不到 160 公分的身軀上，肩負太多的任務了，為家裡、為教練、為國家、為自己。其實他大可以就這樣倒在台上，然後結束在

日本的異鄉人生活，回到台灣當一名教練或是在餐廳洗碗、去當翻譯什麼的。贏了的話，雖然得到名與利，不過接著下去的是更多艱苦的比賽與磨刀霍霍的挑戰者們在等著他(很多日本人很排外，巴不得林明佳教練被打殘打倒)，在場上 12 回合的痛苦就得繼續輪迴下去...他可能是因為這個感悟，才說出這句話的吧，我想。拳擊，是他痛苦的根由、也是他得以在世界發光發熱的原料，藉著如此，他在痛苦之中求得快樂。

做什麼都可以，不要對不起自己就好。預教期間的王教育班長建文在卸任時給了我們這一句話，感覺好似甚有道理。我們以後都是有可能當公務員的，可能要耍狂也只能趁這個時候了，畢竟以後出了校園，一言一行都會被公眾檢視。我還蠻想繼續練的，也就繼續用這句話來當作我不讀書的藉口 xd 好啦我要去讀期中考了，謝謝大家賞光。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如意。